

眉画兆京

(桑 腔)

东风文艺出版社

人 物

张 敞——京兆尹

张夫人——张 妻

卜中用——监印官

丙 吉——丞 相

院 子——张 仆

梅 香——张 婢

差官甲——相府官

差官乙——同 上

車 伕——丙 仆

四青衣——丙 仆

(张敞官服上)

张 敞: (引) 官高二千石,
名动九重天。(坐)

(詩) 汉家政令出西京,
察吏安民著循声;
风流不过张京兆,
画眉笔法久知名。

下官张敞, 平阳人氏, 汉宣帝駕前官授京兆尹之职。只因本京兆喜为夫人画眉, 同僚中皆呼我为张眉嫵, 不料这些风流佳話, 竟傳到宫廷。今早上朝, 皇帝問我, 我也毫不掩飾, 便說閨房之乐, 更有甚于画眉者。圣上爱我的才学, 也毫不見怪, 只說张京兆你太风流了。(笑介)

(唱) 位列九卿无威仪,
章台走馬心自怡;
佳話傳遍长安市,
爭說京兆喜画眉。

(差官持竹簡帶馬上)

差 官: (引) 手持命令簡,
来至京兆門。

(下馬, 院子上)

院 子: 差官大人有何公干?

差 官：这是丞相府中一道令箭，火速，火速！万急，万急！
速快交与你家大人，不敢迟緩。

院 子：遵命。

差 官：小心办理，小心办理！（下）

院 子：（轉身）稟大人，丞相府中來了一道令箭，請大人觀看。

张 敞：（接簡）甚么事？

院 子：差官曾說火速火速！万急万急！說速快交付大人，不敢迟緩。

张 敞：呵呀嗟嗟，这样的紧急！

院 子：他临走之时，回过头来……

张 敞：怎么样？

院 子：回过头来，又說甚么小心办理，小心办理！

张 敞：哎呀，这等重要！待我看过。（看，惊介）我当什么公事，原是丞相府中将印信失遺。（再看）限我明日一早定要拿住盜犯，找回印信；倘若逾限，定要重处。哎呀！我想自下官到任以来，盜賊肃清，人民安堵；夜不閉戶，道不拾遺，怎么相府竟然失遺印信？这才奇了！

（唱）相府中不小心失了印信，
你就該責問那典守之人；
却怎么全成了我的責任？
明日早不圖案便受处分！

（想介）我想丞相府中，失遺印信，却怎么限我一
日破案？（想介）是了，本京兆原有緝捕盜匪之責，

这也难怪。只是这毫无头绪，一半天工夫，我向那里找？我向那里寻？呵！

（唱）这盗案凭空来毫无头绪，
二堂里倒教人煞费筹思；
相府中失印信别有缘故，
决不是寻常贼一問可知。

人来。（院上）

院子：有。

张 敞：去到相府，着他们监印官速来见我。

院子：遵命。（下）

张 敞：（想介）我想衙门失遗印信，决非一般盗贼，若是盗贼，为什么不偷财物，单盗印信？（想介）是了，我想近来私贩盐铁之风甚盛，这偷印之人不是相府的官吏，便是相府的公差；他们伪造文书营私舞弊，用印以后仍要归还原处。一定是这种情形。倘若追求太急，他们没法归还，这颗印不是投之水火，便要藏之岩穴。那便没法办了。（想介）呵，是了，我还是佯装不理，不露声色，以免打草惊蛇，这样方能给盗印之人留有余地，使他自行归还便了。

（唱）我还是打主意佯装不理，
管保他明日早要见东西；
等候他监印官来到此地，
再问他前后情便知底细。

卜中用：（上唱）监印官丢了印实在晦气，

· 前来見張京兆且把头低。

丞相府中監印官卜中用，董下这乱子，不知該死嗎
該活，实在晦气！

院 子：（上）稟老爷，監印官卜中用到了。

張 敞：命他进来。

卜中用：大人在上，下官卜中用叩头。（跪）

張 敞：卜中用。

卜中用：下官在。

張 敞：你是丞相府中的監印官？

卜中用：正是。

張 敞：印在那里？

卜中用：大人，把印丢咧！

張 敞：你所干何事？

卜中用：下官实在該死，只因这两日患病，昨日晚上去厨
下煎藥，一时忘記鎖門，回来也未查看，今早起来
用印，竟然不見踪影了。

張 敞：还失遺別的甚么东西？

卜中用：別的东西并未失遺，光把那一顆印丢了。

張 敞：賊人来去可有踪跡？

卜中用：并无踪跡。

張 敞：那我便明白了。

卜中用：京兆若将印找回，便把下官的命救下了。

張 敞：不要紧，管保明早給你把印找回就是了。

卜中用：那便感恩不浅。（叩头起）大人費神找寻，下官就此
回衙。

张 敏：慢着，請你今晚就住在我这衙內，不容回去了。

卜中用：我是有职守的人，总得回去。

张 敏：你在房中看守印信，竟然把印丢咧，如今沒印了，你还守甚么？难道你守那空印盒子不成？

卜中用：那监印室中，还有下官的鋪盖等件，我也不會鎖門。

张 敏：只要把印找見，就是把你那鋪盖捲儿丢了，可有多大的个事嗎？

卜中用：謹遵大人吩咐。

张 敏：人来！

院 子：（上）有。

张 敏：把这卜中用的监印官，就安頓在偏院儿那个閑房子。

院 子：是，随着我来。（同出門）

张 敏：（唱）推情度理办奇案，

方显京兆好手段。（慢下）

卜中用：請問京兆差的那一班办理此案？

院 子：班里并不曉得。

卜中用：此案归那一房？

院 子：公事并沒往下发，房里也不曉得。

卜中用：房里不知，班里不曉，京兆莫非忘了？

院 子：乡里阿婆丢上个鷄，大人都記的清清楚楚的，还能把这事忘了。

卜中用：現在已經上着灯咧，毫无举动，明日早晨，給我交什么呢？

院 子：走走，我安頓你睡覺，再不要替京兆耽忧了。

（唱） 管保明早你抱印，
京兆手段妙如神。（同下）

（张夫人艳装上）

张夫人：（唱） 长安春光照人眼，
燕語鶯啼三月天；
民康物阜人安善，
风調雨順太平年。
京兆衙門多案件，
捕盜安民又治官；
每日公事有千万，
清晨到晚不消閑。
可笑张郎兴不浅，
他为我还要画眉尖；
公事办完要清欸，
官吏場中是能員。
眼看日落天色晚，
把公事替他整一番。

（丫环梅香抱公文置案上，张夫人取看，并坐）

又来了这么多的公文，待我替他整理整理。

梅 香：我家夫人又給老爷帮起忙来了。

（张敞便服上）

张 敞：（唱） 当今天子重法典，
綜覈名实領朝班；
遇事总得切实办，

对黎民更要求安全。
 圣上爱我有识见，
 才命我来做京兆官；
 到任沒有一年半，
 百端治理万民安。
 清早起来到天晚，
 沒有一刻能安闲。
 赏心只有事一件，
 每日与夫人画眉尖；
 人都說我是风流汉，
 佳話长安到处傳。

（插竹筒于肩上）

整忙了一天，公事还没有顧得着。（看，笑介）夫人
 已經在灯下替我整理公文了。

梅 香：禀夫人，老爷回来了。

张夫人：老爷請坐。

张 敞：一同坐了。（坐）哎呀！我做这京兆尹，就把夫人
 忙坏坏了。

张夫人：公事太多，我替你畧畧的整理了一下。

张 敞：那便省事的多了。可是咱們这是工換工，你晚上給
 我办公，我早間給你画眉，也对得起夫人。

张夫人：公事这等忙，誰要你給我画眉？你真是多管閑
 事。

张 敞：怎么成了閑事了？

张夫人：不是閑事，还算甚么正經事呢？

张 敞：呵，我整日間十分忙碌，顧不得侍候夫人，所以清晨早起，总得給夫人把这两道眉儿整理整理，方才問心得过。

张夫人：难道我就百无一能，連眼眉儿也画不了嗎？

张 敞：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，女为悦己者容。你这眉儿，并不是給你画呢。

张夫人：是給誰画呢？

张 敞：是給我画呢。你这眉梢的长短深浅，画出来要合我的意思；画出来若不合我的意思，那便和沒画一样。

张夫人：你一天这样忙碌何必費这些閑心？

张 敞：你曉得，我这京兆尹，事事必須过目，件件都要經手；况且你这兩道眉儿，是我心坎上很注意的，最欣賞的，我岂能推手不管呢？

张夫人：說得有理，你看这么多的公事，最要的，次要的，例行的，我都給你整理好了，快批閱去。

张 敞：呵是呀！（执笔坐）

（唱） 这些公事仔細看，

（敞取一件，写一件，夫人在旁整理）

张 敞：（唱） 民間事务太紛繁。

这一件黎民有嫌怨，

这一件官吏舞弊端；

这一件家族爭财产，

这一件縉紳告县官。

看罢一件又一件，

件件彻底要查勘；
推情酌理秉公办，
丝毫不敢有所偏。

人来。

院子：（上）有。

张 敞：将这些公事发下去。（院抱公事下）

（张夫人在敞肩上抽竹筒看，暗白）

张夫人：这还是件要紧公事！老爷！

张 敞：夫人。

张夫人：你怎么把这件公事没办？

张 敞：还有甚么公事呢？

张夫人：这道令箭，事体重大，明日一早，便要图案，老爷怎么没有办呵？

张 敞：事情太多，竟然把它忘了。

张夫人：此刻怎么办呢？

张 敞：此案明早便要图案，此刻已经三更天了，赶不上了，有甚么办法呢？

张夫人：平日讲究你的记性好，怎么把这重大的事，平平淡淡的给忘咧，你记的甚么？

张 敞：夫人，忘了也不大要紧。

张夫人：明早找不到印，便有重大的处分，怎么说不大要紧呢？

张 敞：他自己把印丢了，没有处分；我把印找不见，看他可能给我个甚么处分！夫人不要害怕，全不要紧。

张夫人：我害怕甚么？只是往常乡间阿婆丢上个鸡，你都要

給他找問；怎么丞相丟了印，你却平白的擱起來了？這話怎樣講？

張 敞：這却不能相提并論。

張夫人：怎么不能相提并論呢？

張 敞：你想鄉間的阿婆，可怜的用不起個監印官，所以把印丟了，我只好給他找；丞相府中本來有監印官，所以把印丟了，我便置之不理。縱然印找不到，也
不過把那監印官办了，便完了事。

張夫人：那么把那監印官怎么办呢？

張 敞：那何用問，不是坐監，便是挨刀，還有甚么講的呵？

張夫人：還有这么大的處分？

張 敞：夫人你豈不知，典守者不能辭其責嗎？

張夫人：那你這京兆尹衙門，為甚么不用個監印的官兒？

張 敞：夫人不知，那丞相府中沒住家眷，丞相到了晚上，也就回了私第，所以不能不用監印官；我這京兆尹衙門，有你这掌印的夫人，可要下那監印官干甚么呢？

張夫人：原來有了掌印的夫人，便不用監印的官了。

張 敞：那個自然，這掌印的夫人，也就是監印官了。

張夫人：呵！（想）這掌印的夫人倘若將印失遺，還有處分沒有？

張 敞：這還要問嗎？倘若將印失遺，自然要受處分。

張夫人：究竟是甚么處分？

張 敞：輕則撤職。

张夫人：怎么叫做撤职？

张 敞：撤职便是将夫人那地位取消了，連那卜中用一样，教班房先管押起来。白天不得和老爷一处玩笑，晚間也不得和老爷一块儿睡覺。

张夫人：呵？这还是轻的，重的便怎么样？

张 敞：重的我已經說过了，不是坐監，便是挨刀。

张夫人：呵呀！我的娘娘婆呀！这砑碼怎么这样重呢？老爷，掌印还有这么大的責任？

张 敞：不負責任，怎能当掌印的夫人呢？

张夫人：那么你这顆印……

张 敞：我这顆印怎么样？

张夫人：你这顆印嗎？我也不給你掌了。

（抱印置桌上介）

张 敞：呵，呵，呵！你不掌可該着誰掌呢？

张夫人：你还是用一位監印官，我就把这責任卸了。

张 敞：夫人岂不知官凭印，虎凭山，妇人凭的男子汉。这颗印和你我二人有連鎖的关系呢。

张夫人：怎么还有連鎖的关系？

张 敞：你听我与你講，你凭的是我，我凭的是印，印凭的是你，这不是連鎖的关系嗎？

张夫人：关系还是这样密切。

张 敞：所以，印把我管上，我把你管上，你把印管上，咱們这小三件儿便敲打在一块了。你还是将印掌上才好。

张夫人：老爷，我不敢掌了。

张 敞：你将就的掌上。

张夫人：呵，老爷呀！

（唱）任你說的天花轉，

张 敞：太胆小了。

张夫人：（唱）我心中总觉不安全。

自幼儿心小才具短，

掌印还得受熬煎；

倘若还一时失检点，

丢了印罪名不能寬。

还請你另找別人管，

免得我时常把心耽；

只怕偶然生事变，

着儂家带繩又坐監。

这件事儿我不干，

請老爷速委監印官。

老爷，你还是委个監印官才好。

张 敞：呵，夫人呀！

（唱）可笑夫人太沒胆，

这等責任不敢担；

她只怕偶然生事变，

累的她带繩又坐監。

既熬煎她的才具短，

又恐怕朝中法律严；

你不保管誰保管？

你不敢担誰敢担？

这样事儿你不干，

那里来这个监印官？

夫人，你真不掌印了？

张夫人：我贵贱都不掌咧，你委你的监印官。

张 敏：实对你說，相府里那个监印官，名字叫个卜中用，我再委个监印官，恐怕还是个卜中用，倘若丢了印，如何是好？

张夫人：那你縱然把印丢了，与我无干，我不受处分。

张 敏：是呵，你不受处分，我却要受处分，我岂能不想个妥善的办法？

张夫人：那你尽管想罢。

张 敏：（想，暗白）想来想去，还是夫人把印掌上极妥最善。但是夫人今天竟然給咱坚决的辞职，情詞迫切，却有甚么方法？（想）夫人，你当真辞了职了？

张夫人：辞了职了。

张 敏：这是你自己辞职，本京兆并不曾撤你的职，你却莫要发悔。

张夫人：你放心，决不发悔。

张 敏：那便不說了。（再想，暗白）这有何难，我另找一位掌印的夫人，有何不可？

（夫人暗听，惊介）

是了，昨日我走馬韋台街那柳阴之下，美女如云，我还是託人給我找一位胆大心細的女郎，着她給我做个掌印的夫人，岂不甚好？呵呀！不妥。这目刻恐怕还办不到，三五日内印信无人保管，倘若董下乱子，如何是好？

(看梅香) 呵，現成的一位掌印的夫人站在面前，何待远求！

(张夫人大惊介)

呵，便是这个主意，梅香过来。

张夫人：老爷，你叫梅香干甚么呢？

张 敏：我叫梅香，你怎样还干涉呢？

张夫人：甚么事嗎？

张 敏：公事要紧，你是辞了职的人，沒你說的話。(抱印盒，夫人拉介) 你看淘气不淘气，我正是遵命办理，你怎么还掣肘呢？丢手！(夫人退) 梅香快来，你的官运亨通，刚能补上这缺，快把印抱上。(夫人又拉，梅香笑) 今天晚上暂时受点屈，当个掌印的丫头，明天便封你为掌印的夫人。

张夫人：她还能掌印？拿我的印来！

张 敏：你已辞职照准了，怎么还是你的印呢？(坐，笑介)

张夫人：呵老爷！

(唱) 我生来原是掌印手，

张 敏：你还是看守那空房子去，那座房子管保沒有人偷。

张夫人：(唱) 怎能将印交丫头？

张 敏：你既然不掌印，我不交给丫头，可交给誰家？

张夫人：(唱) 作夫人原有这职守，

那个盜賊敢来偷？

我不过和你开玩笑，

誰料你竟然把印收！

那个丫头年紀幼，

教人格外要就忧；
 还怕你和他结婚媾，
 将儂家擱在脑后头。
 从今后用心把印守，
 辞职的话儿一笔勾。

我和你取笑呢，你当真把印抱上，要交给那个丫头。你没看他手上有掌印的那纹呢没有？

张 敞：有纹也罢，没纹也罢，只要印不丢就算尽职。梅香！

张夫人：还叫梅香呢，拿我的印来！

（夺印抱，敞笑）

难道我连这颗印也掌不了咧！人和你说句笑话，你便当真捣乱起来了。

（置印帐中，敞笑）

张 敞：呵，真可笑也！

（唱）夫人和我要捣蛋，
 她教我委个监印官；
 人选已定她不愿，
 又将印夺去作笑谈。
 闺中韵事添一件，
 明朝佳话满城传。

夫人，你不辞职了？

张夫人：不辞职了。

张 敞：那你可得小心，丢了印可有处分。

张夫人：老爷不要操心，儂家拼命的给你保官。